

蒙边鸣筑记

蒙邊鳴筑記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再版

愛國蒙邊鳴筑記(全一冊)  
 小試

每部定價洋一角五分



分售處

|    |      |      |      |
|----|------|------|------|
| 著者 | 發行者  | 印刷者  | 發行所  |
| 鳳  | 文明書局 | 文明書局 | 華中書局 |
| 小  | 文明書局 | 文明書局 | 華中書局 |
| 鳳  | 文明書局 | 文明書局 | 華中書局 |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蘇州 杭州 鄭州 青島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嘉坡

愛國小說  
蒙邊鳴筑記

葉小鳳撰

第一章

呼倫城外三十里許之松樹子溝一小墟焉。行旅過其地輒具莖芻卽去。間值暴風雨有宿晝客者逆旅主人恆移衾他許以坑讓客。蓋地去呼倫近遊子心懷計程以進於理無咫尺名城翻喜作野店停頓者故不爲客具宿也。

一日晌午有客狀似波斯胡虬髯卷髮縛袴短衣挽巨革囊喘如牛嘶直詣一逆旅許擲囊於櫃。顧主人曰此去呼倫幾何里。主人曰三十里耳。客笑曰奇哉一夜半日乃馳二百里耶。遂箕踞就座呼進酒食。嚼嚙之豪殆未經見。半酣呼主人問曰汝知五百里內鐵鷁王乎。主人茫然曰未。客勃然曰聾奴鬢鬢且白奈何不識鐵鷁王。主知非善客逆之且不利。乃囁嚅以應曰鐵王鷁耶三尺童子都知之何問。僕爲客笑曰然則汝且識其人矣。主人曰唯唯。客又笑曰汝不特識其人或曾受其庇護心銘不忘。



此好男子矣。主人又曰：唯唯。客擊桌長歎曰：天生斯人，乃獨令呼倫一帶人沐其庥耶？言已，舉甌引滿。狀至悲憤。主人勸曰：客醉乎？日初踰午，尙及至呼倫酒家覓暢飲也。客叱之以鼻，袒臂踞坐，飲不復顧。戶外漸有來窺者。

塞外荒漠，松樹子溝地，郊野居民，壘石爲垣，誅茅作瓦室，僅容兩坑。宵則家人聯宿於其上，子女多者坑爲之滿。授室則別坑以棲，不復與家人混。中土禮制之行於室家者，惟此存。告朔坑不僅備聚宿，客至則晉接。於是盱眙則環餐，於是蓋實以一坑兼客室、餐室之用者。坑以外則篆、性、度、器、拉、雜畢備。故日間起坐都在戶限以外，里內有事聞見最捷。非若崇垣複室中閉戶不聞人間事也。客貌既猙獰，來尤突兀，連入逆旅，里中人已戚戚告語，謂某家新來客，酷似黑煞神。一度見之，殊勝儼而舞者。於是來逆旅門外，作鼠窺者踪相錯。

人叢中有一瘡瘠漢，長不踰四尺，顙骨特大，殊不稱其全體。巨顙加纖頸，頸不勝其任，顙乃時作傾欹狀。至松樹子溝，可三、四里，中人以其形詭，罔不識之。且錫以嘉名曰：瘦臙、瘦臙官。一御者家御者聆其聲，非土著私念，渠必以事暫作此間。客苟行者，長行之車，義必雇諸居停主。近則遼陽，遠則長城，諸口。

雇金當不在十兩下。故供之頗厚。孰念食宿三日。寂不言去。而鑑銖之較其氣度。恰稱其軀體。尋漸厭惡之。瘦驢殊不介意。自昨夕起。索酒索肴。且益勤御者。冷然謂曰。松樹子溝僻處。下邑不足壓尊客。口倘去他名城。膏腴充盤盞。當恣客列鼎辨味。特不知征車行將焉適耳。瘦驢微笑曰。子豈不欲予早行乎。顧予尚未卜行期。苟不幸不得吾意。或竟奄遲終歲矣。御者大慍。顧猶未欲以嚴辭忤之。是日瘦驢聞里中來異客。隨衆至逆旅。許隱人叢以伺。中有病饒舌者。拊瘦驢而笑曰。今日集儁僚。長狄於一隅矣。衆皆粲然。瘦驢熟似其人。笑曰。石儁僚會長狄。去如何。其人亦笑曰。彼鐵拳一握。怕不搯死若七八輩。乃欲冒此險耶。衆笑益劇。瘦驢默然排衆而出。直前謂客曰。來何遲焉。衆大驚。彼病饒舌者猶坦然曰。勿信奴子誕行。看一語未了。鷄骨頭作鶩子飛耳。孰意瘦驢方入。客肅然起立。狀至嚮嚮。僮僕下席曰。主翁來幾日矣。僕奔波終夕。幸得邂逅。因讓瘦驢坐。瘦驢絕不謙遜。巍坐問曰。事何如矣。曰。途間偵索殆遍。竟未見彼僮。或已問道入呼倫耳。瘦驢叱之曰。咄。盲奴但解覓底物。乃來誑阿翁。咫尺尚不辨能任千里寄乎。客愕然。四顧突揮臂猛進。向人叢中。摔一人。擲瘦驢前。主翁所見得非此奴乎。瘦驢怒曰。既識之何。又粧作沒事人。促縛之客遂解腰條。攢四蹄豕繫之。衆人見狀。皆愕相顧。駭不成語。逆旅

主人則伏櫬不敢復動。

瘦驢所摔而縛者亦松樹子溝寄居人渠自言姓田字小吉來此已七八日里人中無不懷其德惠稱之曰福星田自言粵東人早歲卽隨父母東走飫受彼邦教育且曾剃度爲佛門徒侶一夕佛呼而詔之曰東方人種都屬一裔汝平昔以度人自誓今西去千里有大厄不得良藥餌駢榻以死者且千萬計忍不去作見垣人普救一方耶田乃攜藥囊西來自登陸至松樹子溝存活已百數矣里中人凡攬時疾者田見卽贈以方服之十愈七八以故人郡奉之如神惟言語礧格軋軋絕不似中土人間效當地口吻亦不甚可解或曰渠固產自粵東長適異國者大河南北言語尙不相習況睽越萬里者耶衆遂諒之惟田氏自至松樹子溝每晨必隻身走山陬水涯秘不與人俱有虞其失道請執鞭以從者拒之甚嚴且曰余愛山水此間以雄奇著登巉巖披蒙茸蘇子興到非其客所從也衆亦聽之不意今日遇瘦驢遽摔之去臨綯咄嗟顧左右曰若儕不幸余乃猝遇惡魔平日施藥之惠何在乃任惡魔得志耶衆聞是語軒然色動一二獷鹵者勃然奮袂將排衆出奪客突直前叱之曰蠢奴余乃爲此鄉除害來敢袒此奴者試視此礧言次奮拳擊礧礧應手成兩段衆乃哄而散。

田小吉初猶強項至是乃漸作呻吟曰今日自是落人手一旦事聞於官會赦若二人崩角稽首自悔  
 孟浪耳瘦驢微笑不語客舉靴尖蹴之曰賤奴還饒舌汝僅識齟齬更何與吾儕事吾儕自有處置  
 奸賊法喂狼投火悉任所欲聞於官何爲田聞客語不復作聲瘦驢諦視一瞬以目視客客捧田起笑  
 顧主人曰假君本樸作樂寄底遂擲之入轎後瘦驢呼客坐於側命酒復飲盡三盞許酣然起立勞主  
 人曰累君愁緒半日意外不忍特爲大局計不得不撲除此釐酒肉資憑君索吾儕不計此區區也主  
 人囁嚅進曰尊客豪士弗怒供張無狀幸矣何敢較錙銖特白日縛人事出下店衆目所集人口難掩  
 他日衙吏虎虎執小人問今日事爲殺爲剛咄咄定案實非所甘耳瘦驢然曰是誠足爲主人憂然  
 余輩行止坦白必不以纖芥累人他日有執此以相囑者但曰此是鐵鷄王事於店無與彼且驚而走  
 矣言次探手入衣擲一錠於牀曰此當足償酒債矣揮手竟出客挽之曰主翁那便行將何以處此奴  
 瘦驢叱曰蠢奴空攜此皮囊何爲者不納諸此小豈尙欲留是作狀候庫乎客笑不語於轎中捉田出  
 決囊口納之曰暫屈居此囊中待達前路當置汝於較佳之地耳田愁曰不語客鐵腕一舉田已彎曲  
 入囊客徐閉囊口笑顧瘦驢曰此物殊累墜人設中途怪聲出囊中人謂縛虎人劫家歸矣瘦驢亦笑

曰。蠢奴還饒舌。趨負以行客。唯唯竟負皮囊隨瘦驢去。

##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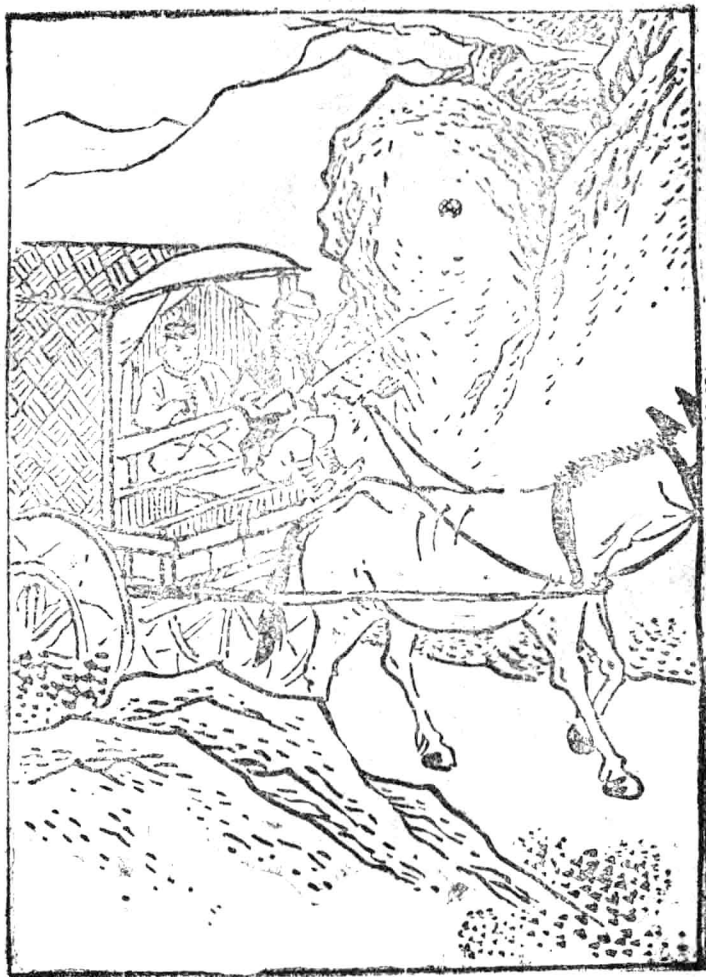
大江以南士人抱經死牖下。平昔一雙眼縱二十四史橫三萬里高談放論不可一世。迨出門五步。乃臃腫如弱女子。回首里門。僅隔衣帶水。思鄉之夢。舉筆成什因。是世俗口吻。聞是吳蒙便比昵作奚落。態人謂江南文弱。余爲世人眼孔忒小耳。不然亦有長行萬里作塞外豪歌之江南生矣。

江南生平江產文采。邁儕輩弱冠棄儒服跨馬參遼陽將軍幕。將軍亦豪士。塞上旌旗爲東北諸帥冠。以邊事與樞臣忤。歎曰。時世如此。竭吾智謀。猶懼餽覆。今僉王在內。動輒以掣肘。閫外矜察。察尙何爲哉。尙何爲哉。遽投劾去。臨行執生手以珍重。曰。君容度磊磊。又嫻習邊事。宇內正多事。得豪傑一二輩。據形勝。乘時機。猶足有爲僕休矣。君好爲之。生狂笑曰。公所不能自善爲謀者。乃謀及狂生耶。公以朝行僕決夕去。聞南滿東蒙今之燕市會去山林雄奇處從屠酤遊耳。慨然遂別將軍去。

生既別將軍去。念關以內甚囂塵。上非志士著足地。計不如輕裝西北行。歷冒頓故里。躡燕然。繞東突厥。道吐谷渾。以歸隴。行程數萬里。當得遍覽西北扼塞他日幸有用我者。當指揮掌上。不幸則關山所

歷行國所記亦足與徐霞客分庭抗禮。方向既決，遂盡寄其書籍行李於友。挈一巨革囊，自琿春起程。琿春爲東北巨鎮，時中國初受大創於風，九連國門以內，島國屢兒之至者，日衆。生目擊現勢，慨然發。祖生中流擊楫誓已行，三日許，御者辭歸，乃倩逆旅主人雇長行車以進。此去千里許，爲鬻子領地。凡爲御者，罔不受鬻子旗常爲其哨卒。老於行旅者，登路而後媚御者，無所不至。酒肉之奉，恆與之俱。甚且兄呼之，以博其無他顧御者。殊爽直，但得解事，客輒百方護之。卽遇不測，渠自有關節脫客於難。鬻子聲息四達，某也今日過某地，某也今日宿某地，罔不先夕偵知。故苟得御者，關節知車中人非村角，僮多縱之去。因是滿蒙間，執鞭士其能力殊勝，堂皇高坐，畏賊如虎之命吏也。

生新雇御者，芒屨跣足，狀殊瘠惡。直視生者，再冷然曰：客當是江南人，奉檄去烏里雅蘇台乎？科布多乎？生曰：否。旅行耳。曰：南方不少名山水，何不足供客遊覽？而身試虎穴，生宿知個中訣，笑曰：得子與俱，何危之有？御者色似喜，轉語曰：余謂朔方苦寒，恐讀書人不禁風雪耳。生益媚之，曰：到處牛肥酒溫，何不足資暖寒？飲風雪縱厲，奈人力何？御者益喜。然曰：不意讀書人亦大解事。如客斯足與語，汗漫耳。遂殷勤御生，而西生置皮革於車後，自露坐車外，與御者行。且語御者笑，願生曰：革囊沉沉如百鈞重。



不畏落人眼。乃置諸車後。平生知其戲已也。亦笑曰。得豪客亦大佳。正恐羊裘一襲外。幾幾旅費不足。盡不速人一醉耳。御者又熟視生。忽撫生肩。歎曰。秀才耶。何絕無酸子氣。余今祝客長途多福矣。

行之第五日。江南生方市牛脯。酤白乾。憑軾飲。且飲且矚。見叢山。率輒亂走。西北隅。知是長白支脈之東行者。野外健鶻盤風。黃雲壓日。酒酣耳熱。對此蒼莽。不覺高歌欲出。方縱目間。御者若有所矚。突扣羶躍下。呼生曰。促止爾飲。否則禍立至。生遑遽從之。御者令生立於右。已則挽羶垂轡於左。目視林薄。曰。至矣。驟見里許外。黃塵匝地。十餘騎風馳以至。見御者與生橫刀出鞘。叱曰。鼠子何來。曰。指生御者。載此窮骨頭。至呼倫耳。騎者審視數周。相語曰。個兒恂恂。似非吾儕。敵合縱之去耳。因以刃指生曰。煩寄語世人。慎勿向衙門尋生活。若爾爾者。吾儕鋼刀特爲若輩設也。言畢。唵哨竟去。御者止生。且勿動。迨蹄塵漸遠。乃舉轡。目生曰。險哉。此去始得坦途矣。生稍習息。問御者以故。御者指車前五尺許地曰。客不見此雙竹籤交叉作十字形。植立路口耶。鬻例凡每次哨騎所過。必植竹籤於路口。俾道中人見之。避路以行。不知者驅車逕過。車輪輾斷雙竹籤。生命無幸保矣。生曰。然則汝何立余於右而已。則垂轡挽羶於左乎。曰。此个中關節耳。生笑曰。然則窮骨頭三字亦關節耶。御者笑謝曰。不賤客無以尊待。

請恕。唐突。生笑曰。是何言。三字窮骨頭。退却十餘鬚子。哥亦大值得矣。遂相將登車。以餘酒酌御者曰。勞爾却敵。敢犒一尊。御者曰。勿囉哩。余將兜轡繞竹籬行。苟有幾微損前途恣其嚙烹矣。言次。乃驅車繞坂。越竹籬處。丈許始放轡。還中道以行。徐笑曰。今日大累人。會早覓宿所。叨客一醉耳。客曰。唯。

夕止於紅水堡。芻豆既設。生倚門外視御者解驢就槽。卸車入場。徐步店外。見堡倚小山之陽。板屋二三十家。門皆南向。路側多野柳。陰厰簷際如張長幕。居民多就樹下作十八九業。牧羊日之下。分各驅羊自野外歸。大羣百許頭。小亦二三十。惟羊身多僅存禿鞞。不似江南所見。顯長寸許也。方欲問御者以故。主人已笑來逆曰。酒肴設矣。生乃入室呼御者共飲。見羊肺甚腴。因曰。家家畜如許羊。宜乎遠勝洞庭山下矣。御者笑曰。客以此間牧羊業徒供饜飲者乎。客曰。然。御者笑曰。客誤矣。僕試爲客述之。此間牧羊之利不在體而在附體之毛。羊毛易長。每歲三剪。剪愈勤則其繼生者愈溫。輒牧人家牧羊百頭。歲三剪頭得四五金。綽乎中人之資。其利一也。羊踰數年體漸瘦。生殖力漸衰。毛亦漸稀。至不任剪。乃殺而售之。其利二也。牝羊歲產雛以十分三計。年得雛五六十頭。留之利固薄。售之塞內入亦甚豐。其利三也。有此三利。故土人多捨耕以就牧耳。生聞而歎曰。先聖云。五母雞二母鯪。可以食肉。豈欺。

余哉。

生飲既酣。御者更側坐。縱橫指畫爲生述塞外異聞。飲益劇。燈火上矣。忽門外人聲雜作。生推坐起。踰出視。見十許人圍一老樗。枯幹幹縛一老者。鬢髮如雪。喘息向衆哀乞解救。人無肯近者。生惻然。心動。振臂欲前。御者急掣生肘曰。止。生愕然。

御者掣生襟。使就一隅曰。客真欲強出頭解老兒縛耶。生毅然曰。危而不扶。顛而不持。將焉用讀書明禮人。御者曰。縛此老人者。必是途中植立竹籤。輩圍而觀者。審無耳目。今日解老人縛。若輩將移其縛。享客。誰爲客解縛者。自喝吾儕。酒不問門以外事。斯是智者耳。客勃然曰。汝惡作如是語。御者曰。僕念辛苦出險。行人患在熱心犯之。將不利耳。生酒已酣。叱御者曰。勿再喋喋。余決踐余志。禍與福余自任之耳。御者歎息而出。客排衆直前。竟解老人縛。衆相顧以目。悄然各去。一二黠者審視生者。再冷然曰。不意今兒乃欲向塞外施其側隱。生坦然。罔顧目視老人。欣然謝去。入室呼酒重飲。返視御者。瞑然覆衾睡矣。壘瓶既罄。酣然入夢。翌晨起。詢則御者已不別去。但囑逆旅主人轉告生曰。此去祝客多福。僕好喋喋。不能從矣。

### 第三章

隔遼東衣帶水之朝鮮親睦中國爲諸屬國第一有明之季以全力與袁崇煥諸帥作犄角唇齒之誼遠過緬越清室移主中夏世頒冊錫甲午而後夷爲日本郡縣爲之總監者多雄桀無儔之重臣被命而後目光睽睽恆射滿蒙宋太祖臥榻酣睡一語不中於中國而中於朝鮮總監一日呼其書記瀨川平次氏曰行李備乎瀨川肅然曰備矣祇候上官出發令耳總監乃徐自笈中檢一卷出珍重授瀨川曰事盡於此矣趨登爾車旅費所需恣爾支配余弗欲吝特願爾以什伯之利歸償祖國耳瀨川歡然奉命出其行何由其去何地惟總監知之餘不能探也

江南生旣失御者方自訟昨夕事忽有樞僂而進者歡然揖生曰君誠豪士昨夕事僕窺之審矣此去何所倘願並駕得豪士同行止殊慰長途沉寂也生喜其恭順揖問姓氏曰平小川粵東人東邦留學歸作地理實踐考察者生笑曰御者去得君亦大佳平亦款治約以車載生生遂襪被偕平行車中殷殷以宇內名勝訪生生觸所好琅琅述明聖湖之明媚岳陽樓之清曠三峽之奇險襄斜之陡折平歎曰踰海半生遂睽祖國今後庶得盡九州山水之奇乎惜不得明達有文如君者行與之俱耳生宿不

諳粵語揆意度辭髣髴可辨而回念昨日事殊不寧因顧平之御者見正據輓揚鞭高唱滿洲土調  
 咿唔鳴暗狀殊自得因詢平曰君雇長距離車乎平似不解所語漫應曰長雇與短雇等耳生歎曰行  
 路亦大難事君自海外歸鮮知禍福會宜善謀之耳因與述昨日事平戚然色變御者突顧生曰余意  
 生不值暴客直不幸耳言已怪笑作鴟鴞聲兩人相顧慄慄忽見一騎突車而過狀至神駿騎者笠沿  
 低壓控縱至嫺既及車側乃緩轡徐行生窺之宛然昨夕樺上老者姑呼之曰亦自紅水堡來耶騎者  
 掀笠熟視若不識生呐呐曰姓名不相白乃來強喚人个兒瘋耶生於其語時審視再三逼真樺上被  
 縛人勃然曰昨夕哀告解救生命出掌上一旦禍去乃白眼得出耶騎者置若不聞弛轡竟去生歎曰  
 今乃知燕市非盡屠酤兒矣御者見狀忽一躍下車垂轡立車右生駭曰鬚子來乎語未畢車戶肅然  
 閉欲下不得惟於車戶裂處見數十騎馳至顧御者曰已囚之乎御者曰囚之矣突有二騎一躍下鞍  
 碎車戶探手摔二人出縛諸馬上呼嘯逕去御者且笑且駕自廻轅循歸徑若曰个書生強預人事剛  
 殺不足惜特寬此臨時雇車之粵人耳

若輩劫人縛馬法至奇特擇雄駿二躋各設烏縶一坐縛者於鞍納足入躋縛以縶懸躋帶以鐵製令